

舟山宋代的学宫，就位于现定海东大街127号

——地名专家王建富解开关于舟山学宫的一重要谜团

□记者 陈静 文/摄



舟山，虽地处海岛，但自昌国设县后，学风日盛，人才辈出。在科举制度实施的1200余年时间里，舟山共中进士44名，其中南宋时期考中进士33名，占总数的3/4。这与舟山重视县学、书院和私塾的建设密不可分，尤其是在两宋时期，县学、书院和私塾颇为兴盛，官学与私学彼此相长，交相生辉。

探寻旧时舟山的学宫、书院和私塾这些教育人的场所，存史资政，教化育人，启迪后昆，我们感悟到的是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书卷气息。

舟山宋代的学宫具体位置在哪里？舟山市地名专家王建富终于解开了这一困扰自己和学界多年的疑问：宋代的县学，也就是昌国学宫，位于现定海东大街127号。

昌国学宫

是舟山教育史浓墨重彩的一笔

所谓昌国学宫，就是宋代昌国县县学和元代昌国州州学，是古代明伦化俗，培育人才的地方。由于古代教育崇尚儒家思想，官办学校多建筑恢宏且与文庙（孔庙）相伴，故也称儒学、学宫。

旧时，一府、一州、一县，均设学宫以育德兴贤。明天启《舟山志》卷二云：“古者，得人成治，必先教育，以储之学校，是也。三代有异名无异教，一郡、一邑隶一学校，其来尚矣。”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卷四记载：“郡、县俱建学，所以明伦化俗，育德兴贤也……”

由于史籍没有记载唐翁山县县学的设立与位置信息，因此唐翁山县学官历无考。

北宋熙宁八年（1075），昌国设县后的第三年，昌国县学由县令张懿文始创，初设于镇鳌山麓的县治东一百步。元祐七年（1092）又东迁四十步。崇宁年间废县学，政和六年（1116）复重建县学。

南宋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，县令王阮迁址芙蓉洲畔重建。南宋宝庆《四明志》卷二十记载：“熙宁八年，令张懿文初建学于县东一百步，中为大成殿。元丰八年，令张节记于石。元祐七年，簿尉履复经又徙而东四十步。崇宁中废，土附籍于邻邑。政和六年，令张如晦重建，主簿詹之纲记。淳熙十六年，令王阮徙于县南之芙蓉洲。嘉泰开禧间，令葛洪建讲堂曰‘申义’，攻媿楼公钥书其扁而记之，置田养士。自绍兴五年令韩始始，嘉定令郑伯谦、闻韶、赵大忠相继增益之。学校始具体矣。”

王建富告诉记者，宋代的昌国学宫，历经两次迁徙，一次废止。海岛教育虽历经沧桑，却得到了历代名宦的关注，不断扩建、增益。尤其是在南宋嘉泰二年（1202），昌国县县令葛洪以及自号攻媿主人的南宋名臣楼钥，分别建申义堂，书“申义堂”额并作《申义堂记》，并置田养士，拓宽了办学经费的来源。元至元十五年（1278），昌国县升为昌国州，原县学随之升为州学。

在两宋时期，县学几经发展，同时鸿儒、乡宦所办的书院，如虹桥书院、翁洲书院和岱山书院等相继出现，并名声斐然。其中，虹桥书院是舟山籍南宋高官余天锡所创的舟山历史上首座书院；翁洲书院是舟山历史上存在最长久的古代书院，完全依照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方针安排建设，加上应麟（南宋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）的威望，书院名气渐盛，甚至不少内陆学子不顾山高路远，前来求学；岱山书院位于偏远海岛岱山，这个书院大大带动了岱山地区的尊儒重教之风和向学之心。史载当时岱山学而优则仕的人“踵相接”，人才辈出、灿耀一时。

至此，舟山成了当时一个文化教育较为兴盛之地，吸引不少外地学子前来求学，人才蔚为壮观，可谓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，而昌国学宫的所在位置——芙蓉洲，也一度成为文昌之地。

一直到清代，舟山重要人物辈出，或许跟舟山的学风、学宫建设有一定关系。文化是需要慢慢浸润延续的，昌国学宫和各个书院的繁荣，为舟山打下了文脉的根基，直至近现代，依然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舟山籍人物。

有人不禁要问，那昌国学宫所在的古芙蓉洲在哪儿？和现在的芙蓉洲路有什么关联吗？

由于明洪武十九年开始的数百年海禁，加上海岛地形多变等原因，古昌国城和清定海城建筑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，这一疑问困扰了舟山史学工作者多年。在王建富的多方考证下，终于弄清楚了舟山学宫的具体方位。

几经周折

专家终于确定学宫位于芙蓉洲的位置

“芙蓉洲”这一名称记载，在宋代即已出现，包括河道及由河道弯曲形成的大水池，因在郡主衙衙门之南，池内有沙洲，池畔种有大片的荷花得名。

南宋宝庆《四明志》记载：昌国县学在“县南之芙蓉洲”。那么，这个“县”指的是什么？历史的碎片也给出了答案。查昌国县令钱棣所写《迁学记》，其中说：“淳熙戊申八月，九江王君阮来宰，睹学宫芜秽湫隘，不足焉。慨然有意迁至簿厅之南……”南宋鄞县籍礼部尚书王应麟《重建大成殿记》也说：“淳熙间，王令阮迁于芙蓉洲西……”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卷二同样记载：“淳熙十六年令王阮徙于丞厅之南，役未竟去官……”

由此可见，“县南之芙蓉洲”实在县主簿厅之南。由于自北宋开宝三年始，宋朝即规定县置令、簿、尉，以主簿兼县丞之事，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所说的“丞厅”也实指主簿厅。又因，昌国置县之初，以县主簿兼县尉，主簿厅也就是县尉厅，位置在县东，即今鳌山之麓。对此，南宋宝庆《四明志》卷二十记载：“主簿，初置县，以簿兼尉。隆兴元年，守臣韩仲通请置武尉，乃诏内中丞王簿事，听事在县东，乃尉厅为之。”

那鳌山在哪？鳌山之麓又在哪里呢？王建富告诉记者，鳌山，古称州衙山、衙山。州，即“洲”谐音误写，北宋于山麓设县主簿和县尉衙门得名。明天启《舟山志》卷二：“山判而为二支脉，左曰州衙山，巉岩多怪石，巖平可构屋……”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卷三：“州衙山，城东南隅。平阜突起，城抱其麓。唐宋间，簿、尉分治于此，因名。”

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卷三：“州衙山，城东南隅。平阜突起，城抱其麓。唐宋间，簿、尉分治于此，因名。或云元时欲设州治，木者谓其土轻，不果，上有文昌阁，今圯。改建关圣庙于其下。或作霞山，非。”

沧海易填但地名难改

古城的千年文脉将继续传承

清代定海县学建成之后，“芙蓉洲”这一名称被移植到与古芙蓉洲相连的南北走向河流之上。据1926年测绘的《定海城厢全图》记载，芙蓉洲河在施家河头（弄）拐弯处形成一个呈三角形的水潭，河面较宽，其他区域则河面较窄。于是，施家河头（弄）也因此被改称为芙蓉弄。芙蓉弄东起环城东路，向西弯曲至芙蓉洲路，弄长311米，宽1.5—3米，由芙蓉洲路派生得名。

张家弄在芙蓉洲路西侧，传说弄内有舟山唯一的状元——明代状元张信的后人居住，故名。1966年，张家弄改称立新弄，1981年又恢复原名，弄内以传统民居为主。在世纪之交的芙蓉洲路改造中，张家弄拆迁，改建为多层住宅楼。

旧时，芙蓉弄上最著名的建筑莫过于屹立于东段南侧鳌山墩的奎光阁、文笔塔和砚池。

鳌山海拔不过十余米，却是定海东城的制高点，因此，这里成为东城居民眼中藏风聚气的胜境。文笔塔，为毛笔状塔形建筑，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由定海县县令庄纶所建。因其立于鳌山最高处，为定海“一邑之文峰”，别称文笔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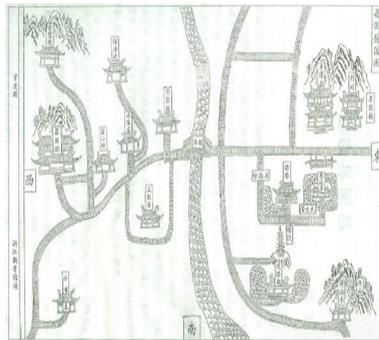
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，知县王鼎勋等捐资于鳌山北麓开凿砚池。砚池西南，有一口圆

形水井，传说是文笔峰蘸墨之处，故称墨池。街坊相传，砚池东面田及北面平旷的田园，就是文笔峰这支如椽巨笔恣意书写的纸田。于是乎，古人视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，皆会聚于此。奎光阁、文笔塔和砚池等象征文化昌盛的建筑物，因此成为旧时学子赴考前的祈愿场所。

年月沧桑，虽然宋代芙蓉洲与后来的芙蓉洲在地域范围上有较大差别，但古芙蓉洲依旧是荟聚定海一城文脉的源泉，这个古老的地名已深深镌刻在舟山人头脑中。清康熙二十九年，知县周圣化在学宫东侧建御书亭以悬康熙御书“定海山”匾额。康熙三十四年，知县缪燧将御书亭为御书楼。自此，芙蓉洲畔也因此成为康熙帝御题“定海山”地名的永远纪念场所。

1953年，芙蓉洲河被填塞，“芙蓉洲”又成为路名，但“芙蓉洲”这个名称始终都是承载舟山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历程的不可磨灭记忆。

如今，定海正建设文房四宝公园，再现记忆中的文笔峰、奎光阁，修复砚池、墨井……同时全力打造东、西大街历史文化街区，再现消失六十多年的东城门，修复保护古建筑，延续千年古城文脉。



从这些历史的痕迹中，可以确定学宫的位置在清代变成了左营游击公署，清道光二年（1822），又因防守海岸需要，左营游击公署移至土城山东港浦，原址成为城守都司公署驻地。

1915年前后，在外经商成功的定海籍旅汉商人许维山拟于定海城中择基建屋，遂委托其兄许熙唐选址。当时，许熙唐见西门蓝家已购置闲置的故右营游击公署基址，将之改建为蓝家大屋，北门戴家也购置故中营游击公署改建为戴家大院，遂购置东大街故城守都司公署，在保持总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，对门楼和内部进行，修整、重建，自号为“许季房”，即今东大街127号许氏民居。至此，昌国学宫的旧址终于得以确定。



许氏民居内景



砚池